

长篇小说

樱花胸针

陆胜平 著

海南作家丛书
女青



南海出版公司

樱花胸针

陆胜平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胸针/陆胜平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1.9

(海南作家丛书)

ISBN 7-5442-1978-x

I. 樱...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899 号

YINGHUA XIONGZHEN

樱 花 胸 针

作 者	陆胜平
责任编辑	廖思拍 丁 健
封面设计	绿袖子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978-x/I·382
定 价	15.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990年，作者在上海巴金寓所与巴老合影。

作者简介

陆胜平 属龙，江苏南通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出版过报告文学集《时代的旋律》、抗日纪实小说《江海蛟龙》、长篇小说《疯狂岁月》、作品集《三进吴庄》等。近年作品多为反映社会问题，故事引人入胜。

《樱花胸针》故事梗概

临海市恒发银行行长符起林从日本考察回来，得知本行突发了一起特大贪污案，犯罪嫌疑人洪太灵携情妇带巨款潜逃。洪太灵在六年前的一起受贿大案中，曾与符家父子同流合污。为保护自己，寻求解脱，符起林将从日本买回的两枚各价值1.2万元人民币的樱花钻石胸针分别送给了市政法委书记李君临和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许作山，符起林之子更是铤而走险庇护洪太灵。一场追捕与反追捕，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在公开与隐蔽的两种状态下激烈地展开。以检察官何大康、顾志为代表的正义力量，排除各种干扰与阻力，顽强侦查。一场意外的火并，使两个犯罪嫌疑人也是两个主要证人同时死亡，这使得深层次的反腐败斗争又处在扑朔迷离之中……

符起林人还在日本考察,就想着后天回国与朋友聚会了。他与临海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秦国力通了电话,说自己后天下午四点半回临海,活动照旧。秦国力兴奋地说,好,好,临海新开了一家大酒店,很有特色,我会安排。

符起林是临海恒发银行的行长。他亲自制定了本行一条廉政纪律,即行领导出差,不许搞迎送活动,只派司机接送即可,力求做到简单节省。他之所以定这条纪律,面子上当然是为遵循党和政府的有关廉政规定,里子却有其他原因两个,一是他确实厌烦那种俗气的接送活动,一副副老面孔,一套套奉承话,除了搞得双方身心疲惫外,没有任何益处;二呢,他想跟自己的一帮朋友小聚,特别是外出一段时间回来后,和三两知心朋友随意吃喝聊天,既放松解乏,又能将自己外出期间临海发生的大事奇事、新闻轶事了解个清楚,这样就一下子和这个隔离一段时间的城市拉近了,人也会自如踏实。

那秦国力,是符起林的老乡,是他在临海最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在九十年代初临海开发热时,从中原调来的。临海市一百多万人口,有五分之一是这十几年间从外地来的。由此,外地来的同乡之间,来往就愈加密切些。加上这秦国力能吃能侃能玩,交友广,信息多,在圈子中是个很热闹的人物,

符起林就很喜欢同他在一起。人能玩在一起，什么话都能说，没有任何顾忌，那也真是一种人生的惬意啊！

同秦国力通完电话，符起林又给单位去了电话，告诉秘书，他后天回临海，不用派司机接了。

第三天下午四点半，符起林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准时在临海机场降落。符起林心情轻松、步履稳健地向出口处走去，他很想马上见到秦国力那张圆乎乎的脸，但将近出口处，也没发现秦国力，却发现了负责给自己开车的司机小陈。他一愣，心想讲好不要司机来接的，怎么小陈又来了，小陈是不是办私事接别的人呢？就在此时，小陈朝他喊起来：“符行长，我来接你了。”符起林还纳闷，走了过去，淡淡地与小陈握了握手，说：“讲过不用来接了，怎么还来。”小陈说：“万行长叫我来接你回去，行里出事了。”符起林听了一惊，忙问：“什么事？”小陈说：“具体我不清楚，万行长在行里等你呢。”

在符起林与小陈交谈间，秦国力急匆匆从人群中挤过来，喊着：“老符，老符。”

符起林抬头见着了秦国力，勉强地笑了笑，说：“行里有事，我得先回去，看来今晚不能聚了。”说完，伸出手与秦国力伸过来的手用力地握了握。

三人一起步出了出口处，符起林再次与秦国力握手道别后，跟着小陈走了。秦国力想，银行出了什么事呢？在临海，凡是出的事有点“含金量”的，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他可没听说恒发银行出什么事啊。

二

符起林回到行里，看到行里的干部职工见到他时脸色都很凝重，有种进殡仪馆开追悼会的感觉，他们对他说声“行长您回来了”，或干巴巴的一声“行长您好”，就再也没啥言语，就连几个爱拍他马屁的干部，现在脸上也没有笑容。符起林就感觉到行里出的事还不小。他刚走进自己办公室的门，长得清清瘦瘦的副行长万志浩就跟进来了。

万志浩一进来，同符起林简单打个招呼，就说道：“老符，我本想让你休息一晚再说，但这次事情重大，就只好叫小陈直接接你回来，向你汇报了。”

符起林心里已经很急了，说：“老万，客套话别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万志浩一屁股坐进沙发里，然后说：“事情前天就出了，考虑到你是参加央行组织的考察团，怕影响你考察，所以没有电告。”

符起林这时皱皱眉，语气有点不耐烦：“喂，老万，到底什么事嘛？”

万志浩这才道出了行里发生的重大案件。就在前天，在行里临时组织的账务检查中，发现第一分理处短款二百七十万元人民币。行里立即进行调查，结论是有人利用中心机房

的微机作案,以转账方式偷支这笔款项转到另一业务所账号上,然后领取。行里一边组织追查,一边向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报案。在追查中,发现第一分理处代主任洪太灵有作案嫌疑,因为在确定的作案时间里,有人发现洪太灵进入过中心机房,但找他询问时,他矢口否认。检察院的干警到行里传讯洪太灵时,他已失踪。现初步认定,是洪太灵利用自己代主任的身份和对业务的熟悉,偷支、贪污了这二百七十万元,而且已经携款逃跑。

听完万志浩这一番话,符起林倒抽一口冷气,腿脚都有点发抖了,他突兀地问:“是谁发现洪太灵的?”

万志浩回答说:“是该处的凌会计。当时已是下班时间,大家都下班了,凌会计出了分理处不久,发现自家钥匙还忘在柜台上,回去拿时,见洪太灵神色慌张地从中心机房出来。当时凌会计也没生疑,因为每次下班都是洪太灵押后检查锁门,他进机房看看也是正常的,待出事后,凌会计回忆反映了这个情况。”

符起林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静默了好一会儿,才回到应该问的问题上来:“现在采取了什么追查措施?”

万志浩很谨慎地回答:“反贪局已立案侦查,也采取了一些常规的布控措施。他们下午来通知,明天上午就在我们行里开会,研究确定侦查方案,请我们行领导参加。我想,你已回来了,明天是否你参加?”

“好。”符起林心情郁闷地表示了态。

三

符起林与万志浩等其他行领导见面并交换了意见后，天早已黑了。直到晚上七点半，他才回到家里。爱人姜平和女儿符红一见他回来，十分高兴，免不了问长问短，问东问西。以往，符起林每次出国或出远差回来，他总会带些礼品或特产，从不空手见自己的宝贝女儿。这次在日本，他特意买了两枚精美又昂贵的樱花钻石胸针，每枚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他是要送给妻子和女儿的。但现在，行里出了重大案件，特别是洪太灵出了事，他已没有了送胸针的精神与兴致，他心不在焉地打发着她们母女的问话，就急急地问起儿子林平现在何处。

听了符起林的问话，又见他神思恍惚，姜平就有点奇怪。往常，丈夫可不是这样的。她回道：“这孩子还不是这样，天天忙他的生意啊股票的，有几天没回家了。”

符起林一听，立即拨起儿子住宅的电话来，铃声响了八九下，也没有人接。他又拨打儿子的手机，偏偏又关了机。他气得把话筒攥在话机上。姜平见丈夫气急败坏的样子，问道：“哎，你今天怎么搞的，什么事嘛？”符起林没好气地说：“都是你惯坏的。”老姜听着丈夫的责怪，莫名其妙，叫道：“你今天发什么猪头疯。”符起林瞪了妻子一眼，气呼呼地到阳台上的椅

子上坐了。这是他平常的一种休战方式，也是保持自己冷静思考的一种方式。

刚上高三、聪明乖巧的符红，见父亲这样，知道父亲有解不开的心事，马上泡了一杯父亲喜欢喝的台湾人参乌龙茶，送到阳台的茶几上，靠近父亲说：“爸，你消消气，喝一杯茶。”

望着如花似玉的女儿，符起林顿时生起一股疼爱之心，他自责不该生气发火，尤其当着宝贝女儿的面。于是，他忍着心火平静地说道：“小红，你忙你的去吧。爸爸要自己呆会儿。”

符起林所住的是银行自建的一栋豪华公寓楼，他家在三楼。楼前是一座中型城市花园，四季花草繁茂，公园过去，是这座城市的繁华地带。当年，为能在这里要块地盖楼，银行可花了不少钱。现在，这个有雕花大理石柱的足有十六平米的半椭圆形阳台，正处在浓浓的夜色之中。符起林一向爱在夜幕中的阳台上休息，闻这花园溢来的清香，观这城市生发的夜景。可今晚，这花园清香，这城市夜景，没有给他带来一点温馨，反而使他心中愈加一阵阵的慌悚。这慌悚的渊源，就是洪太灵的案发。

对于洪太灵案，如果仅仅就是这么一个案子，仅仅就是银行损失二百七十万元，仅仅是本银行将损失评先进受奖励的资格，仅仅是由银行领导要作些检查，甚至受点处分，这一切都好说，都不值一谈，都不值得符起林如此提心吊胆，如此惶恐不安。真正让符起林揪心的是，洪太灵案发，很可能要牵出一桩旧案。而这桩旧案，一直是悬在他头上的剑。现在，如果洪太灵归案，难免旧案重发。洪太灵一定以此为救命稻草来要挟他。到时，这剑难免不落。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三年的九月。当时，符起林是分管贷

款的银行副行长，洪太灵是银行信贷处的业务干部。符起林的儿子林平当年大学毕业，既不听父亲让他考研究生的意见，也不服从国家分配，回到开发热潮滚滚的临海，受聘到一家叫做兴鹏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老板叫赵兴鹏，得知林平的老子是银行负责批贷的副行长后，立马给林平高薪，委任项目部经理，并指令他专事搞贷款。符起林反对儿子这么做，但林平从小娇生惯养，任性自傲，父亲的话是右耳朵进，左耳朵出。当林平代公司递交贷款一千五百万的申请材料时，符起林根本不屑一顾。不知怎的，林平结交上了洪太灵。从此，洪太灵代林平上上下下地跑关系，左左右右地通关节，加上老婆也替儿子早晚催办，符起林最终违心同意了这笔风险极大的贷款。赵兴鹏得到这笔贷款，给林平买了一台五十万元的凌志新轿车，说是配工作用车，实际上是给予回扣。另外，又拿三十万元给符起林。赵兴鹏没有将钱直送符起林，而是要洪太灵转送。洪太灵也知道这样直接送钱给符起林不好，便转手给了林平。林平一手就接了，但他也不敢告诉父亲，只告诉了母亲姜平。姜平一听拿这么多钱，心里有点悬，她原先帮着儿子搞贷款，只是为了儿子在公司有个好起步，好发展，现在一下收受三十万元，她作为在市司法局工作的一个副处级干部，知道这不妥，哪怕这钱真是送给儿子的，也与丈夫批贷有关联，于是在床上嘀嘀咕咕告知了符起林。符起林一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晚上就向林平问个究竟，得知这三十万还是洪太灵转手过来的，更是气恼，责令儿子第二天一早将钱退还。林平死活不肯，还振振有辞说，这钱是老板给他的奖励，这年头，哪个老板贷款不给回扣好处，不给回扣也根本贷不到款。本来为这三十万元担心的姜平，忽然改变

态度又帮起儿子来,说要把钱退回去,反而把事情搞僵了,弄大了,叫洪太灵又怎么办,他肯定也得了钱,如果这里退,不得罪了他嘛。林平又跟着说,洪太灵也拿了三十万,他是银行干部都敢拿,我一个平头百姓为什么不能拿,这是公司给我的奖励,到哪儿我都不怕。三人争吵了两个多小时,在林平保证不让局外人知道,也保证说这事没告诉父母,一切都是个人作为、个人承担一切的情况下,符起林再次违心屈服,不再坚持让儿子退钱。但从此,符起林落下了“病根”,他明白,一旦这事被揭出来,他很难过关。洪太灵有几次话中有话地对他说,赵兴鹏这人够交情,很会做人,没有亏待你儿子。符起林知道这是洪太灵心怀鬼胎在提他的“病根”。两年后,银行搞年审,又清查不良资金、违规放贷。有人反映这笔贷款有问题、符起林有受贿情况时,洪太灵突然向他提出要去分理处工作,并要个职务。符起林清楚洪太灵是在要挟他,为自己平安过关,他只好利用权力,把洪太灵安排到分理处代主任的位置上。他只希望洪太灵守口如瓶,从此安分守己工作,大家好自为之,不要出什么纰漏,捅什么娄子。

那笔一千五百万元的贷款,最终无法收回,但上级也没有追究符起林的责任,因为在那个经济过热的时期,类似那样的贷款,在银行不是一笔两笔,那时不少银行都有这种“糊涂账”,谁都以热衷支持开发建设这个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过错,甚至罪恶。群众对符起林问题的举报,因查不到他受贿的证据,加上他对上“工作”得好,最终不了了之。反而由于老行长的退休,他转任正行长。后来,那个兴鹏房地产开发公司在经济调控中关门,赵兴鹏已不知去向。林平自办了一个工程公司,靠符起林的关系,承揽转包一些工程,生意一直没有清淡

过，他又从内部获得一些金融信息，炒股票赚了不少。洪太灵当了代主任，也安安稳稳。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太平了。但符起林内心明白，“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洪太灵，就是符家的“庆父”。现在，洪太灵案发，祸水终于溢出来了。洪太灵侵吞巨款，又携款逃跑，已成为国家的罪人。符起林作为一行之长，毫无疑问，要配合检察机关将洪太灵捉拿归案。但一旦洪太灵归案，洪太灵也要“捉”他，用揭发他的罪来赎自己的罪。洪太灵这人是干得出来的。面对现实的矛盾和不可摆脱的困境，符起林想得心焦，想得头痛，感到悲哀。他现在憎恨洪太灵的无耻，憎恨儿子的贪婪，憎恨妻子的纵容，也憎恨自己的心软。下一步该怎么走，符起林实在想不出万全之策，觉得只有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了。当前，注意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尤其要同检察院的人联络好感情，是最重要的事。这样，真到洪太灵“捉”他时，自己至少也可以得到从轻处理，甚至解脱。

符起林回房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了。

四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洪太灵这十年来形成的世界观。

洪太灵当过侦察兵，七年的军旅生涯，炼就了他健壮的体魄，也炼就了军事本领。他受过完整的政治教育，懂得要报效祖国。但从部队回地方后，他在银行这个花花绿绿的钞票世界里，报效祖国的思想慢慢淡化了，被挤在心灵一小角的利己、发财的念头却慢慢发酵。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特别是在临海的开发热中，他看多了许许多多一夜致富的商人，也看过不少为利忙碌的官员。洪太灵日夜梦想发财，但他没有实权，便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采取各种招术，为他人贷款穿针引线，再索取回扣。就这样，他也捞得盆溢钵满。有了钱，他开始追求所谓的高质量生活，吃喝嫖赌，样样由体会到钻研，闹得老婆离婚，他只当是出了围城。在他的一些恶习中，他最热衷于玩女人、泡妞、包娼、养情妇，在他那一圈的狐朋狗友中，他被一致认为是“泡妞专业户”。他钱多，也舍得花钱，因此跟他的女人也多。临海几家挂得上号的豪华歌舞厅，妈咪、小姐有一大半认识他，跟他发生过风流韵事的难于计数。但好日子并不长久，随着开发热潮过去，经济秩序逐渐回归正常，金融管理也慢慢走向正轨，靠帮人贷款吃回扣已越来越难，外快也越来越难捞。但他

玩女人的心已收不住，而玩女人仍需要钱。他还要体面，不愿在花花世界中丢了“洪大哥”、“洪大爷”的脸。为了搞钱，他想到了应该有实权，于是向符起林提出了要求，他清楚，符起林有把柄在他手里，会答应他的要求。他如愿以偿。有了分理处代主任这个位子，往钱柜里伸手就容易了。他挖空心思，进行贪污。这次案发前的几年中，他已采取好几种隐蔽手段，贪污了四十多万，竟然一次也没被发现。这次作案，他费了几个月心思，采用破译操作员密码、删除流水账等几种手段，一下窃取了二百七十万。他自以为作案手段高明，不会被查出。但他又非常精明，做好了一旦被发现就外逃的计划。

洪太灵没有想到在机房操作时会被突然又返回的会计撞见。案发后不到一天，检察院就要找他谈话，他知道大事不妙，如果不溜，必将身陷囹圄，因而急忙带着他钟爱的情妇陈小兰及巨款，按照选择好的外逃路线，乘出租车离开临海，直奔二百公里之外的五岭县了。

这五岭县县内山脉纵横，密林连片，百分之八十的地带人烟稀少，人极易隐藏。县的南部又连接大海，出海也容易。洪太灵选择这里隐藏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在这里当过兵，对地形地貌比较熟。尤其该县的公安局副局长苗放生，是他当年的同班战友，苗放生任班长，他是副班长，两人相处得很好。前年，苗放生从部队转业后，就任了现职，每次他到临海市开会或办事，只要找洪太灵，或者洪太灵知道他在临海，洪太灵总是好吃好喝招待，晚上还提供方便和金钱让苗放生玩乐。两人犹如当年在部队一样，亲密无间。现在，洪太灵奔向五岭，就是要找苗放生，要他帮忙找个隐蔽处，先躲起来，然后待风声过后，另寻他途。

五

一九九五年才从部队转业苗放生，一直后悔错过了临海开发那段好时光，他好几个在临海工作的同学和战友，那阵子都发了财。他们对他说，放生你脑子灵，你要是那阵子不在部队在临海，发得比我们更厉害。苗放生转业后虽然当上了县公安局副局长，但五岭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几十年来财政一直困难，连工资改革也没兑现，他每月只有五百多元工资，老婆在商场当营业员，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元，一儿一女都在上中学，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他梦想有朝一日也发一笔财，让子女过得舒服些，老婆穿得体面些，但一直没有发财的机会。被人请去喝酒的机会倒是不少，常被人灌得头昏脑胀，但腰包里，一直是空空的。

这天傍晚，苗放生从乡下办案回城，和办案的同事又在小酒店里喝酒，喝得昏昏沉沉回到家，已是夜里九点。见老婆孩子都在房里睡觉了，苗放生便准备脱衣裤冲凉。刚脱了外衣，门“啪啪”被敲响，苗放生便去开门，门一开，就见洪太灵伸进头来，在他身后，还有一个身材苗条、胸脯挺挺、楚楚动人的女郎。苗放生似曾见过，但记不清楚了。苗放生赶紧拉开门，让客人进来。

洪太灵毫无往日得意忘形的神采，一进屋，放下手中的大